

戚

继

光

TIE XUE JUN TUAN ZHAN JIANG
QI JI GUANG

铁血军团战将

王佩云◎著

一场蚂蚁折腾大象的不对称战争
一张密不透风的官场关系网
一个孤独将军的悲剧人生
一段侠骨柔肠的战地爱情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天竺寺行记
戚继光

山狼
戚继光



戚继光

THE XUE JUN TUAN ZHAN JIANG
QIJI GUANG
铁血军团战将

王佩云◎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人不仅仅要记住谁侵略过我们，还要记住我们为何会被侵略。

倭寇，中国历史之痛

过去，国人反思过从鸦片战争以来国家、民族蒙受侵略和屈辱的历史，得出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落后就要挨打。然而，嘉靖年间的中国并不落后，大明朝二百余年大体处于和平稳定发展期，论国家富裕程度，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望其项背。但区区七十个倭寇却从杭州湾一路穿州过府杀到南京城下，数百、数千，最多一两万倭寇攻下了我们一座又一座城池，制造出昆山那样“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去五六”的屠城惨剧，出现过闽、浙沿海“尽为倭窟”的可怕局面。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个被掳至日本的生还者所遭遇的尴尬，露出的是腐败乱国的冰山一角。在倭寇这个特殊的侵略群体中，不但有来自日本列岛的“真倭”，还有来自中国本土的“假倭”，有些时候“假倭”的数量还超出了“真倭”，这让很多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一批抗倭将领，朱纨、张经、李天宠、瓦三姑没有死在战场，却死于朝廷权贵的陷害。人们无奈地仰天长叹：“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戚继光面对朝廷“武备废弛”，军队不战自乱的严峻形势，不惜斩爱子以肃军纪，练成一支令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并且雄心勃勃“欲遗中国数十百年安宁”。他在战场所向无敌，在官场却寸步难行，即使谨守“为宦不能得罪巨室”的官箴仍然动辄得咎。先后向江浙抗倭总督胡宗宪和内阁首辅张居正靠拢，以致史官点评操行有瑕疵。而又无可避免堕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轮回，最终罢职还乡，死在贫病交加中。他去世五年后，日本的丰成秀吉发兵侵略朝鲜，威胁到了大明朝廷的安全，人们这才重新想起孤独中黯然离世的他。

倭寇，中国的历史之痛。痛定思痛，应是深刻的民族自省。中国人不只要记住谁侵略过我们，还要记住我们为何会被侵略。

目 录

倭寇，中国历史之痛 /1

第一章 海外生还者的尴尬 /1

被倭寇掳至萨摩十余年后得以生还，蔡景榕有国难投，泣血诉说所经历的磨难。王秀姑惊看未婚夫悬空杀蛇，戚继光以诗明志，“但愿海波平”。

第二章 “朝廷这是怎么啦？” /20

抗倭名将朱纨躲得过明枪躲不过暗箭，无可奈何摇头叹气：“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北虏犯阙，京师岌岌可危。朱纨被逼自尽之后，又被皇帝赐死。初露锋芒的戚继光在刑部大牢发出疑问，凡有些道行的人都含糊作答。

第三章 扑朔迷离江南行 /30

戚继光栽一跟头得一教训，“为宦不能得罪巨室”。面对满目疮痍的江南，俞大猷忧心“钦差当的是倭差”，胡宗宪告诫“假倭有时比真倭还多”。当朝首辅严嵩突然让干儿子赵文华变脸，王江泾大捷功臣反获罪。备倭山东的戚继光欲为地方锄奸，“即墨一霸”突然在人间蒸发。

第四章 瓦三姑与赵文华 /46

瓦三姑战地为含冤而死的张总督举哀，赵文华心怀鬼胎假吊孝。巾幗英雄使骨柔肠闯虎穴，不期落入大色狼的魔掌。昆山军民坚守孤城四十五日惨遭屠戮，归有光留下血泪斑斑的确凿证据。“倭寇如梳，官兵如篦”，老百姓两边受煎熬。

第五章 奔赴抗倭第一线 /64

七十倭寇长驱直入险些攻破南京，曹邦辅宜将剩勇追穷寇。“即墨汪直”树倒糊粥散，杭州湾巧计擒内奸。赵钦差冒功诿过留下烂摊子，胡宗宪被迫毁约杀降引发舟山之乱。戚继光应诏赴浙东抗倭，吴钦差驿馆指点迷津，赵武祈求祖坟冒青烟。

第六章 舟山台州鏖战急 /82

初战龙山，三箭射杀倭寇三个小头目，神箭岭实为苦战岭。攻岑港旷日持久，戚继光背上撤职留用的处分。巧取柵浦，夜战海门，金清港忽被笑面虎死死缠住。南湾之战功亏一篑，眼睁睁看着秃鹫扬帆而去。

第七章 来自乌雀的启示 /101

募兵受阻，义乌人头上顶着一个“义”字，赵县令用激将法招贤。日本僧人慈悲为怀献离间计，两倭酋为金身观音和“赤条条的如来”起内江。普陀山上演哄抢财物的闹剧，流寄杂兵让戚继光痛心疾首。练兵先练将，练将先练心，散落草丛的银子暗藏机巧。

第八章 辕门斩子铸军魂 /125

赵监军乔装富商破大案，猛将赵武贪腐堕落被怒斩。城隍庙日本刺客中圈套，松岩山两个戴罪立功的假倭又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白水洋伏击战失之毫厘，戚继光将违反军令的爱子推上刑场。戚夫人难以摆脱失子之痛一病不起，铁面将军道是无情却有情。

第九章 “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144

夜话天台山，惊闻严嵩父子与倭寇暗通款曲，攘外还得先除“衣冠之盗”。戚继光精心备礼见总督，杭州岳王墓前一席忠奸之论，反被胡宗宪驳得无言以对。沈武娘深夜来访，从此留下无法剪断的情思。

第十章 斩断依附倭寇的爪牙 /159

戚夫人病中奋起，赶鸭术巧解新河之危。用白米饭和野味招降从贼，落鹰洞真倭遭穷追猛打，戚家军给奉化城一个惊喜。丁老八出卖族人丁村被血洗，陈大成将计就计六根金条锄奸贼，谁知会惹恼一个权贵。

第十一章 严嵩手中的挡箭牌 /179

俞大猷进大头山给村人卜卦，陈文治说嘴打嘴碰上“鬼打墙”。王汝龙青龙峡揭穿冒牌王汝龙，终于获得“衣冠之盗”通倭罪证。奏折一语不合惹恼皇帝，严嵩借挡箭牌大翻盘。装神弄鬼的蓝道士也挨了一闷棍，人算不如天算。

第十二章 斩头术功亏一篑 /193

抗倭总督前线督军，督府女兵初次上阵遭遇鬼剃头。白凤寨神兵天降，秃鹫惊呼“戚老虎来了”。倭寇围攻象山城，养蛇人深夜献计以毒攻毒。戚继光实施斩头术，戴冲霄贪功误事，身中一镖一枪的门多郎次郎逃之夭夭。胡宗宪让女人离开战场，沈武娘与戚家军失之交臂。

第十三章 临海的包围与反包围 /206

犁头船挫败倭寇八幡船，狡猾的秃鹫脱身有术。团前镇老婆婆救狼招狼祸，宁海告急赵大河书生乱点兵。

第十四章 扫平浙东倭患的代价 /218

台州知府虚惊一场，白水洋斩倭八百。生命垂危的秃鹫“因祸得福”，老谋深算的稽天命丧长沙湾，戚家军借潮涨潮落突入倭巢。马蜂为海游救急，撑榔城头显神威，戚夫人追杀门多郎次郎留下终身遗恨，监军娘子捶打丈夫“都是你的错”！

第十五章 初露峥嵘的女将 /239

汪道昆细说闽省倭寇猖獗因由，两从倭者惊爆双刀蛮密谋。戴冲霄欲夺入闽第一功，损兵折将险些陷入万人伏。神秘人物及时送来横屿敌情，张元勋谈鸭经引出负草填泥法。危急关头，戚继光与沈武娘喜重逢。

第十六章 破除“双刀不败”的迷信 /253

惩治驱民从倭的村霸游巡抚挟嫌给小鞋穿，争赏银戴冲霄率部出走。中秋之夜，一曲壮歌重振军魂。牛田、林墩两战斗智斗勇除掉横行八闽多年的倭酋，落难女子以身相许让沈武娘进退两难。巧设机谋诱杀内奸柳大麻子，还是被朝廷权贵记恨在心。

第十七章 患难之时见真情 /274

严嵩倒台，胡宗宪入狱，一些贵官家联手倒戚。老秃鹫卷土重来，得意地说“没了戚老虎我怕谁？”几位友人肝胆相照，沈武娘温存体贴，支撑戚继光没有倒下。病魔缠身的戚夫人催促丈夫重返前线。洞房花烛夜新娘燕语呢喃，“往后儿子犯了错不许再杀他”。

第十八章 “戚老虎怎么又来了？” /290

再渡横屿，一介书生拍案而起。沈武娘为被害姐妹报仇，芦苇荡里追杀小稽天。老秃鹫计赚兴化城，许朝光贪贿纵倭贼，三壮士殒命海上。戚继光担心漏掉两船金银财宝，会使重利轻死的倭寇空国而来。

第十九章 在仙游被困的日子里 /306

平远台送战友，忽闻老秃鹫又重来。仙游被困，寡不敌众，浙江巡抚无理阻挠戚家军回师。张元勋“笼子里捉鸭”，胡时仁勇夺登城车，从容应对万余倭寇压境。戚继光巧周旋，“围住一点吃四方”。

第二十章 从梅岭到南澳岛 /321

沈武娘义认本家姐姐，戚家军化险为夷过梅岭。灵猴火烧龙头寨，老秃鹫命丧深

涧。沦陷贼窝的女子用死留下自己的清白，屡降屡叛的吴平被歼北部湾，惋叹跑了小秃鹫。戚继光痛陈“根除倭患必自整顿吏治始”，又遇上了不知会得罪多少巨室的难题。

第二十一章 天子脚下是非多 /338

沈武娘登九鲤仙寺求子，一个非常奇怪的梦引来众说纷纭。谭纶奉旨召戚继光北上御虏，总理四镇练兵横生枝节，是非之地动辄惹是非。夜访张居正痛陈京畿守军之弊，让戚继光悟出“为政还得依附巨室”。

第二十二章 “戚爷何苦如此呢？” /354

三千旧部威震京畿，董狐狸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建设以车战为核心的重兵集团，修筑融边兵与边墙为一体的空心敌楼，“欲遗国家数十百年安宁”，招来朝廷上下无数猜忌。乾清宫发生王大臣案，戚继光险些被牵连进去。

第二十三章 姗姗来迟的祭礼 /381

空心敌楼上的饯行宴，背负了太多生离死别的沉重。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波及戚继光，远谪广东，祸犹未已，一颗耀眼的将星陨落在山东蓬莱。他死后五年，日本的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直接威胁到大明朝廷的安全，人们这才想起曾经有过这么一位抗倭将领。

后 记 /405

第一章 海外生还者的尴尬

被倭寇掳至萨摩十余年后得以生还，蔡景榕有国难投，泣血诉说所经历的磨难。王秀姑惊看未婚夫悬空杀蛇，戚继光以诗明志，“但愿海波平”。

1

明朝嘉靖二十二年（公元 1543 年）早春二月，山东登州（今蓬莱）乍暖还寒，海风吹在脸上仍有刀削一般的感觉。

这天黎明时分，几名在海边巡查的士卒来到一个群山环抱的僻静海湾，忽然发现有艘可疑船只悄悄划近几块连着海滩的礁石，以为有人走私，一齐抽出腰刀呐喊着奔跑过去。那船匆忙将一个人送上海浪飞溅的礁石，抽走跳板，迅疾驶往海天相接的远处。这几个在岸边巡逻的士卒无法拦截远去的船只，一齐扑过去抓捕留在礁石上的人。那人衣衫湿漉漉的，缩瑟成一团，蹲在礁石的避风处束手就擒。领头的士卒打量着那人，只见那人头发是新蓄起来的半茬子，外边披一件僧袍，里边穿的是倭人衣裤，形迹十分可疑。他厉声问：“你从倭国来？是倭国人？”那人满嘴牙齿捉对敲打，用中国话结结巴巴回答：“是，是……不是，不是。”几个士卒见他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神色十分慌张，身子也在发抖，异口同声道：“这家伙肯定是个倭寇，赶紧送冯大人那里领赏银去。”

他们所说的冯大人，是新任登州卫指挥使，姓冯名时雍。此人来此地任职，圣旨上说得很明白，备倭乃第一要务。他到登州第一天，去拜访辞官回家颐养天年的戚景通将军，两人彻夜长谈，也是紧扣备倭这个主题。戚老将军当年驻守山东，与屡剿屡犯的倭寇周旋多年，痛感倭患正在成为朝廷一大心腹之患。他曾经将大明朝立国以来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各地的史实，从朝廷文献中摘录出来，整理成册，既警醒自己，也教

育部属和子侄辈。那天晚上，老将军让长子戚继光从书房翻检出珍藏的手抄本，一边指点一边讲述，言语慷慨，心情沉重。

倭患追本溯源，乃自元朝末年始。当时神州大地烽烟四起，造反者与蒙元官军、造反者与造反者，互相之间杀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倭人趁火打劫，先是试探着入寇山东滨海州县。随即与败退至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合成一势，放肆在浙江及福建沿海郡县为虐。朱元璋立国之后，一边严厉打击沿海盗寇，一边派遣使者赴东瀛表达愿修旧好之意，重新开通了汉、唐以来日本“薄来”中国“厚往”的朝贡贸易。不久，因宰相胡惟庸谋逆东窗事发，牵出日本国王曾暗中借兵协助胡某起事。洪武爷盛怒之下不但断绝了两国的官方关系，还发布禁海令断绝与所有海外国家的民间交往。如此一来，倭人在中国沿海的走私贩私非但没能杜绝，倭寇反倒日益猖獗起来。永乐皇帝即位力挽狂澜，主动派出使臣恢复与日本国的官方贸易，签订十年一贡之约，每次人、船及货物数量也有明确规定，全以签字画押的勘合为凭。与此同时，要求两国共同出兵剿灭日益嚣张的倭寇，并经过周密部署在辽东湾的望海埚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将来犯倭寇“一锅烩”了。到了景泰、成化年间，日本各派政治势力贪图大明朝廷“厚往薄来”之利，争相派出使者前来入贡，甚至伪造勘合凭证频频来贡，人、船及货物数量也大大超出规定的限额。大明朝廷不堪其扰、不胜其烦，不得不下令将违约而来者挡在港口外边不许登岸互市。一些狡狴的倭人或买通朝廷官员坏互市之法，或勾结地方富户大姓及民间不法之徒走私贩私，进而成群结伙登岸劫掠，倭患从此又愈演愈烈……

冯指挥使将这些装在心里，上任伊始便认真整顿海防，加强沿岸巡查，要求所部发现倭寇出没应尽快报告，不得滞留延误。还切实兑现朝廷赏格，杀一倭寇或擒一倭寇都能得到十两纹银的奖赏。那几名巡逻士卒抓住这个可疑之人，认准是个倭贼，便迅速押回军营，径直找到冯指挥使。被擒之人扑通跪倒在地，声泪俱下，连呼冤枉。他翻来覆去解释：“敝人是中国人，不是倭人，怎会是倭贼？”冯时雍让他抬起头来，仔细打量一番。这人除新蓄的半茬子毛发有些惹眼，穿着打扮有些不伦不类，看不出别的可疑之处。他言语有些生疏，说话需咬文嚼字，不过还是听得出是中国人说中国话，绝非倭人鹦鹉学舌。领班巡逻的士卒连忙斥责

那人：“如今冒充中国人的倭贼甚多，中国人卖身投靠倭贼的败类也不少，你自己说不是就不是了？”那人辩解：“敝人自幼饱读圣贤之书，从小就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铭刻于胸，虽然不敢自诩有苏武之气节、岳武穆之忠诚、文文山之坚韧，也绝不会做欺宗灭祖、伤天害理的事情，岂能与倭贼同流合污耶？”

冯时雍见这人面相和善，目光无邪，举止斯文，不像奸诈之徒。听其言语诚恳，谈吐不俗，跟海上盗寇似乎也沾不着边，便命他站起来，还命人送来一碗温开水让其喝了暖暖身子，然后慢慢道来，把事情来的龙去脉交代清楚。几个巡逻士卒生怕赏银会落空，七嘴八舌直戳这人的要害。一个说：“你刚才还承认你是从倭国来的，那条船鬼鬼祟祟将你放下，又鬼鬼祟祟溜走，不是倭寇也是倭寇收买的奸细。”另一个说：“真倭可恨，假倭更可恶，你老实交代来登州有何勾当，是不是为倭寇登岸打劫踩点来？”冯时雍跟着点头：“这些大关节目，最是紧要，你需说个清楚明白，方能释疑解惑。”那人喝下一碗温开水，缓了缓神，急忙分辩：“那船虽然自倭国而来，却非倭船。船主是福建漳州商贾，往来中国和东瀛做买卖。他心地善良，见我流落日本萨摩岛（今日本鹿儿岛）思乡情切，应允随船搭载，让我得以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父母之邦来。”冯时雍发现破绽，赶忙拦住问：“听你口音并非登州人，那船为何要送你到登州来？”领班巡逻的士卒抢着附和：“冯大人说得极是，那船也不在登州卸货，为何偏要送你来这里？”另一个也说：“朝廷明令禁海，那船还在与倭国暗中往来，看那船主并非安分守己之人，说不定也是勾结倭寇的奸贼。”

那人见自己越解释官军疑心越大，有些不知所措，脸红筋胀，言语也不免支吾起来。几个巡逻士卒以为他编造的谎言终被揭穿，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不由得吼着堂威。为首一个大声喝道：“倭寇派你来此干啥勾当？你们有多少人？隐藏在何处？想要劫掠哪个村镇？趁早老实供认，免得皮肉受苦。”冯时雍也用了攻心之术：“就是与倭寇真有勾连，只要坦白出来，可以从宽发落。若主动协助本卫驻军粉碎倭贼阴谋，戴罪立功，本指挥使当奏明朝廷，加以宽待，不咎既往。”那人眼看说也不行、不说也不行，情急之下，忽然说道：“早年总督山东备倭的威老将军与敝人的舅父曾经有些交往，敝人与威老将军也曾有一面之缘，倘若能见到

这位老将军，相信一切疑团都可迎刃而解。”冯时雍惊问：“你说的是戚景通老将军？”那人连连点头：“正是，正是。”冯时雍疑惑道：“你舅舅何时与戚老将军有过交往？你曾在何处见过戚老将军？”那人回答：“正德年间戚老将军曾任漕运把总，往来淮安与临清押运粮饷，因为人清廉刚直，不肯给管仓库的官员送好处费，反被人诬陷私吞军粮，革职查办。敝人的舅舅当时也在漕运上做事，仔细查对账目，奏明朝廷，还其清白，官复原职。敝人那时年龄尚幼，跟在舅父身边读书，以此有缘与戚老将军相见。”冯时雍大略知道戚老前辈为官的经历，也大致了解其担任江南漕运把总所发生的事情，态度马上缓和下来，随即吩咐鞴马，要带这人去戚府弄个水落石出。

戚府在登州离丹崖山不远的的一个僻静村子里，一幢陈年老屋，瓦缝间生出了许多野草，连遮风挡雨都有些勉为其难了。去年修缮的时候，匠人曾提出戚景通从世袭登州卫指挥僉事一路升至京师神机营副将，乃是一位品秩不低的将军，府邸也应当有些气派。其长子戚继光当时有些心动，欲将雕刻花纹的窗户由四扇增至十二扇，被老将军断然制止。他很严肃地对儿子说：“老夫为官数十年并无积蓄，没有置办多余的田产和房产。如果你们不知勤俭持家，贪慕虚荣，但求奢侈，恐怕日后连这点产业也将不保。”少年戚继光不敢有违父命，让这房子保持旧时模样，与周围民居没有太大区别，以至那人被带进村里，举目寻找将军府第而不得，只是埋头跟在冯指挥使的身后，进了这个很不起眼的院落。

戚景通老将军的穿着打扮亦如寻常百姓，正与村里几位老人聚在家门口晒太阳聊天，很难分辨出谁是将军，谁是农人或樵夫、渔父。冯指挥使冲着其中一位腰背挺得很直的老人行礼，用了“戚老前辈”的尊称。那人也赶紧趋前一步作揖，慌忙说道：“晚辈蔡景榕流落日本多年，如今有国难投，有家难奔，特请戚老将军相救。”这老人虽然年过古稀，记忆力仍不差，头脑也很敏捷，突然听到“蔡景榕”这名字，只略一沉思，立刻记起在漕运把总任上那一幕，也想起了此人在宁波被倭寇掳去的那场悲剧。他顿时老泪纵横，紧紧握住这位不速之客的手，上下仔细打量，又掰着指头算了算，惊奇地问：“你被掳至倭国有十几个年头了，今日为何到了这里？”冯时雍见戚景通的确与此人相识，赶忙说明来意，有请戚老将军帮助核实身份。戚景通伤感地说：“老夫与这位蔡举人的舅父在漕

运上共过事，那是个至诚君子，曾经仗义执言为老夫辩冤。可惜在十多年前宁波发生的倭乱中受了惊吓，又因无力救援这个亲外甥，眼睁睁看他被掳往倭国，悲愤交加，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那人期不在此得了舅父的死讯，悲伤至极，呜呜哭了起来。

在场的几位老人听了这段悲惨的故事，也欷歔不已，大骂倭寇太不是东西，在中国不知制造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戚景通赶忙抚慰哭得泪人一般的蔡景榕，邀冯指挥使一行到屋里说话。冯时雍让身边的士卒搀扶着蔡某，相跟着老将军进了戚府。此时，他已经大致弄清楚了这人的底细，不过还有一些疑团未解。据他所知，凡是从中国被掳掠到日本国的人，过的都是非人的日子，不论男女无不备受摧残，很少发现有人能活着回来。这人以学子之身，在那样的环境里过了十多年，为何还能完好无损回归故土？还有，他既是福建人，载他归国的船也是福建船，为何不直接回老家去，偏要来到山东地面？冯时雍在戚府的客厅里坐定，便把这些疑惑一股脑儿提出来，让蒙受倭难的士子一一回答。

戚景通吩咐家里人给客人奉上茶水，也笑着说：“是啊！人都说谁被掳至倭国谁就进了鬼门关，蔡举人能够生还确实是个奇迹，其中必有许多曲折，老夫也很想知道。来，先喝杯热茶润润嗓子，慢慢道来。”蔡景榕深深叹了口气：“都十多年了，往事不堪回首。”冯时雍用了同情的口吻：“虎口余生，心存余悸，也是人情之常。不过，本指挥使初来山东备倭，正想摸清倭寇底细，掌握倭国情形，拿出应对倭患的办法，还得请你仔细回忆，好好说一说。”蔡景榕正待开言，戚景通忽然说了声“且慢”，对众人道：“老夫辞官多年，如今身体也每况愈下，正打算上书朝廷请求皇上恩准由犬子继光承袭登州卫指挥僉事的祖职。他也该关心倭事了，不妨叫他也来听听。”冯时雍前次来戚府见过戚继光，还留意过这位将门之后的文武功底，对其印象不错，连声说道：“好，好，好！南倭、北虏是眼下危及大明江山社稷的两大祸患，戚公子不久就要到本卫任职，多熟悉一些倭情，将来就会多有一些对付倭寇的办法。”

戚景通连呼数声，没有得到长子戚继光的回应。他这才注意到，今天清早起来就没见过老大的身影，连忙将次子继美和女儿小英子找来询问。这兄妹两人起床之后也没见到大哥，脑袋瓜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小英子似乎还记着大哥的仇，趁机告状：“大哥今天早晨既没在窗下读

书，也没在院子里练拳脚，一定是擅自跑到丹崖山或海边撒野去了。”继美驳斥妹妹：“你别瞎说！大哥最懂得珍惜光阴，每日习文练武不敢稍有懈怠，也从来不做出格的事情。”小英子不服道：“那年，他抓着一条毒蛇追俺，把俺三魂七魄都吓出来了，家里不得不花钱请来道士为俺收魂，那也不算出格？”继美继续替兄长辩护：“大哥当时正在演练指挥打仗，你偏跑去捣乱，拔了他指挥调度三军的帅旗，他当然恼了。换上我，也会恼的。”小英子仍不依不饶：“那也叫帅旗？不过是挂在竹竿上的几片彩纸，还是俺娘剪鞋样子剩余下来的哩。”

戚景通喝住小兄妹俩的争执，绷着脸说：“在客人面前拌嘴，不懂礼数，不守家规。还不赶紧出去寻你们的大哥，这里有急事等着，叫他迅疾回来。”两兄妹乖乖出了门，心里却很茫然，不知大哥究竟去了哪儿。老实的继美搔着脑袋：“大哥平日最守时，今日这是怎么啦？”机灵的小英子眉梢一动，笑出声来：“我找秀姑去，她是大哥快要过门的媳妇。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肯定一找一个准儿。”

2

登州城的北面有座丹崖山，丹崖山的最高处耸立着远近闻名的蓬莱阁。因此，登州亦名蓬莱。这蓬莱阁一面倚山，一面临海，东面的飞檐斗拱孤悬海空之上，显得格外雄伟奇丽，成为登州著名景观，赢得古今无数游客的赞赏、文人雅士的吟咏。宋朝著名的诗文大家苏东坡就曾在这里留下一副楹联，镌刻在阁内厅堂的两旁。

这天一大早，蓬莱阁下聚集了许多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都抬起头来，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阁顶，连眼睛都不肯轻易眨动一下。他们并非在欣赏飞檐斗拱的精雕细刻，横空出世傲临海涛之上的奇伟。一个个无比惊愕地紧紧盯着飞檐上那个晃动的身躯，不知这贼大胆是谁，敢在惊涛拍岸的高空中玩悬。那人用两只手抓住飞檐上的椽子，整个身体都悬在空中晃悠，仅凭双手交替着向前挪动。所有在场的男女不约而同捂住嘴巴，生怕一不留神发出尖叫之声，会惊了上边的人，发生不测之祸。有人心里嘀咕，这蓬莱阁还是宋朝嘉祐年间由原来的海神庙改建成的，数百年风雨侵袭、海雾剥蚀，那些椽檩恐怕早就有些朽了，还经得住有

人在上边“荡秋千”？有人默默念叨，看上去还是个半大小伙子，两只胳膊还嫩着哩，万一失手掉下来，那就只能葬身鱼腹了。

这个在蓬莱阁飞檐上悬空而行者，的确是个少年，只有十五六岁年纪。他姓戚名继光，字元敬，正是戚景通急着寻找的长子，乃世袭罔替的将门之后。戚府在丹崖山的南面，距蓬莱阁不算远。戚继光每天上午在家读书习武，下午喜欢到丹崖山的树林里念书和练习拳脚，并与一些朋友切磋兵书和武艺。只因蓬莱阁上新近聚了一大群麻雀，终日叽叽喳喳吵闹不休，很是烦人。他仔细观察过，原来蓬莱阁的飞檐斗拱上新做了好几个麻雀窝，不断繁衍出这许多扁毛畜生来。因此忽发奇想，要登上阁顶掏掉这些鸟巢将其通通赶走，免得天天在耳边聒噪，搅了他读书习武切磋兵艺的兴致。他这天起床之后径直来到丹崖山，钻进蓬莱阁，趁庙里道士集中在佛堂里听道长讲解《南华经》，悄悄登上顶楼。他推开窗户一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那感觉竟是距天上白云近，离脚下浪涛远，如临万丈深渊一般。然而，窗前一群麻雀受了惊扰，显得很不耐烦，冲着这位不速之客叽喳乱叫，显然是在发出严重抗议。年轻气盛的戚继光被惹恼了，自恃这些年练就一身好功夫，轻轻一纵跳上窗口。左手牢牢抓住窗框，将整个身子探出去，用右手试了试飞檐上椽檩能够承载的重量。随即左手也搭住椽子，人便悬在半空中了。庙里道士发现了他的危险举动，呼哧呼哧爬上顶楼前来劝阻。及至看到眼前这一幕，又都吓得捂住眼睛不敢再看窗外，只在心里念着“太上老君保佑”，没敢说出别的话来。

戚继光压根儿就不清楚窗前和脚下有那么多人都在担惊受怕。他此时心无旁骛，听不见别的声音，也看不见别的东西，只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麻雀窝上。他看准第一个鸟窝，右手紧紧抓住一根椽子，腾出左手伸进椽檩的缝隙中，随着几只麻雀尖叫着飞了出来，便有许多枯枝败叶衰草鸟毛纷纷扬扬飘洒到海里。他接着挪动身子，来到第二个鸟窝前。刚把手伸进去，突然发现不对劲儿，握在手中的是冰凉彻骨且在急剧扭动的物件。他估摸着是条蛇，遂紧紧将其捏住，掏出来一看果然不差。幸亏正好捏住了七寸，那蛇奈何不得，只能死死缠住他的胳膊。戚继光一时无法摆脱这意外的纠缠，单靠一只手抓住椽子又无法活动身子，便当机立断，张口去咬缠绕在胳膊上不断扭动的躯体。那蛇负痛，挣扎着

也想咬他，因被扼住要害无法还口，只好拼命扭动着已经血肉模糊的身体。戚继光沉着冷静，咔嚓咔嚓将蛇身咬成几段。最后剩下蛇头，撒手扔进大海里，继续去掏剩下的麻雀窝。站在蓬莱阁下的人，正不知上边的人停在那里忙活什么，忽见从空中掉下血淋淋的蛇尾、蛇头，无不目瞪口呆。有人赞赏空中少年本领高强，悬空杀蛇，古今罕见。有人夸他胆气非凡，在高空中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突如其来的危险。有几个老者压低嗓门夸奖道：“后生可畏，此儿前途未可限量也。”

恰在此时，小英子伴着未过门的嫂嫂王秀姑来到蓬莱阁下，目睹了触目惊心的这一幕。秀姑父亲是个千户，也是世代行伍，家中男女都有尚武的传统。秀姑从小跟着父兄习武，得了王家刀法的真传，常常在四五个壮汉的围攻中面不改色，也是艺高胆大之人。当她发现飞檐上的人竟是自己的未婚夫，看了他高高悬身海空与蛇搏斗的场面，还是惊出一身冷汗，一颗心也跳得厉害，“扑通，扑通”仿佛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不由得抱住小英子，将头埋伏在未来小姑子的肩头，紧紧闭上双眼，嘴里喃喃道：“天神保佑，可千万不能有闪失，可千万不能有闪失。”小英子安慰道：“秀姑姐别担心，俺哥心里有数着哩。他从小练就了攀高登险的本领，百年老树也敢爬到树梢上掏鸟窝。他抓蛇更是一绝，秀姑姐不会忘记那年他手舞毒蛇追着赶着吓唬俺的事情吧，害得俺这些年每次做噩梦都离不开蛇，不是被蛇咬醒了，就是被蛇缠住吓醒了。”秀姑忘不了那件事情。当年她和父亲、兄长在校尉府亲眼所见，还因此促成了她和戚家大公子的这段姻缘。

秀姑父亲久仰戚老将军的武艺和军事指挥才能，自奉调来到蓬莱，经常登门求教兵事，切磋武艺。戚府的大小事情也肯出力帮忙，久而久之成了通家之好。秀姑和哥哥自然也与戚氏兄妹走得很近，经常一起挥拳踢腿，耍枪弄棒，比试武艺。戚继光读书之余，还喜欢带着他们和弄黄泥筑城池，堆砌瓦砾为营垒，裁了彩纸张扬在竹竿上当旗帜，邀约邻近的小伙伴玩打仗的游戏。每次都是戚继光自任统帅，所有的小伙伴也都乐意听从其指挥，排兵布阵，演练战法，俨如军旅。秀姑的父亲看了他操演的金鼓旗帜之节，营武奇正之方，赞叹戚继光小小年纪气度不凡，不愧将门之后，要秀姑哥哥拿戚继光当楷模。戚老将军见了，虽然总是板着面孔训诫儿子不可好高骛远，要想当个好将军先要做个好士卒，切

忌步赵括、马谡之流纸上谈兵的后尘。不过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高兴，那些责备的话里，也包含了夸奖和希望。只有威母责怪儿子玩出这些新鲜花样，引得众小儿如醉如痴，成天在地上摸爬滚打，刚缝补好的衣服不久又会撕开很多口子，刚做的新鞋不几天鞋底和鞋帮就分了家。村里不少做母亲的也都为此来威府诉苦，威母还得经常代儿子受过，向人赔礼道歉。

那年小英子刚六岁，看着众人冲冲杀杀非常眼热，闹着要大哥带她玩儿。威继光嫌其不识金鼓旗号，不懂攻防进退，不肯答应。小英子气不过，擅自从大哥坐镇的城头上拔下一面旗帜，拿在手中挥舞嬉戏。殊不知那是威继光号令三军的帅旗，小英子犯了兵家大忌。哥哥忍着火气动手去夺，妹妹不肯放手，撒腿便跑。两兄妹一个在前边撒丫子跑，一个在后边撒丫子追，村里众多娃娃也跟在后面呐喊。威继光追至村后的一片草地，忽然从草丛中蹿出一条头呈三角形的毒蛇，抬着头吐着血红的芯子。跟在威继光身后的男孩、女孩都吓得吱哇乱叫，四散奔逃。威继光却不慌不忙，突然伸出右手抓住蛇的七寸，随即用左手攥住蛇的尾巴，在手中舞弄着，继续追逐妹妹索要旗帜。小英子吓得哇哇大哭，扔下旗帜扑进闻声赶来的母亲怀里。威母见状也吓出一脸惨白，气得直顿足，慌忙请出丈夫要用家法惩治儿子的胆大包天。秀姑当时也不满威继光的行为，在心里说：“拿毒蛇吓唬弱小的妹妹，简直太过分了。”秀姑父亲却捋着胡须赞叹：“从小有此胆量，日后可为将帅矣！”这位千户暗中请算命先生合了秀姑与威继光的生辰八字，算命先生送了八个字：“金玉良缘，天作之合。”王家主动请媒人去威府提亲，威景通夫妇也早就喜欢上了秀姑，很快下了聘礼，定下了两人的婚事。现在只待置办好嫁妆，就可择吉日成亲了。

小英子正在为尚未过门的嫂嫂说宽心的话，秀姑也还沉浸在这些往事甜蜜的记忆里，威继光已经不声不响走下蓬莱阁，离开丹崖山，到海边净手。在海滩上看热闹的游人都想一睹这位少年英雄的风采，一窝蜂拥上前来，纷纷嚷着“小英雄留步”。其中一人身体魁梧，武人打扮，抓住威继光血迹斑斑的手说：“你小小年纪艺高胆大，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日后前途未可限量。”威继光抽回自己沾满鸟毛和蛇血的手，不好意思地说：“这位客官过奖了，刚才贸然上到阁顶已是骑虎难下，现在想想